**第十一回 潜心避祸小住碧筠庵 一念真诚情感追云叟**

话说周淳与毛太交手，正在危急之间，幸遇醉道人跑来相助。

毛太与醉道人的剑光，斗的难解难分之际，忽然半空中有破空的声音，接着有五道红线

飞来，醉道人连忙挟起周淳，收了剑光，忙往城中飞去。周淳闭着双眼，耳旁但听呼呼风

响，片时已落在城外武侯祠外一个僻静所在。周淳连忙跪下，叩谢醉道人救命之恩，醉道人

也不答言，走到一所茅庵前，领着周淳推门进去。周淳一看，云房内收拾得十分干净，房中

有两个十二三岁的道童，见二人进来，忙去倒茶。醉道人料知周淳尚未晚餐，便叫预备酒

食。两个道童退去后，周淳又跪下，再三请醉道人收为门下弟子。

醉道人道：“论你的心术同根基，不是不能造就。只是你行年四十，又非童身，学剑格

外艰难。拜我为师，恐怕徒受辛苦。”执意不肯。周淳再三枯求，醉道人又道：“我不是不

收你为徒，收你的人，是嵩山二老，又是东海三仙之一，比我胜强百倍。他老人家有补髓益

元丹，你纵破了童身，也无妨碍。你想你如非本教中人，我何必从峨眉一直跟你到此。”周

淳知是实言，倒也不敢勉强，又不知嵩山二老是谁，几次请问醉道人，只答以机缘到来，自

然知道，此时先说无益，便不敢多问。

一会道童送来酒食，周淳用罢，累了一天，便由道童领往偏房安睡。次日一早醒来。去

云房参见，哪知醉道人已不知去向。

两个道童，一名松儿，一名鹤儿。周淳便问松儿道：“师父往哪里去了？昨晚匆忙间，

不曾问他老人家的真实姓名，两位小师兄，跟随师父多年，想必知道。”松儿答道：“我师

父并不常在庙中。三月两月，不见回来一次两次。今早行时，也不曾留下话儿。至于他老人

家的姓名，连我们也不知道。外边的人，因为他老人家喜欢喝酒，大家都叫他醉道人。有人

来找他，也只说寻醉道人，想必这就是他的姓名了。此地名叫碧筠庵，乃是神尼优昙的大弟

子素因参修的所在。师父爱此地清静，借来暂住。我们来此，不过半年多，轻易也无人来。

你如一人在成都，何妨把行李搬来居住。我听师父说你武艺很好，便中也可教教我们，你愿

意吗？”

周淳见他说话伶俐，此地居住自然比店中洁静，醉道人既然带他到此，想必不会不愿

意，连忙点头答应，便问明路径，回到城内店中，结清店帐，搬入庵中居住，借以避祸，平

时也不出门。醉道人去后，多日也不回来，每日同松、鹤二童谈谈说说，倒也不甚寂寞。

他是有阅历的人，每逢谈到武艺，便设法支吾过去，不敢自持乱说。有一天早上，起来

很早，忽听院落中有极轻微的纵跃之声，爬着窗户一看，只见松鹤二童，一人拿了一枝竹

剑，在院中互相刺击。起初倒也不甚出奇，动作也非常之慢，好似比架势一般，不过看去很

稳。后来周淳一个不留神，咳嗽了一声，松、鹤二童知道周淳在房内偷看，两人卖弄本领，

越刺越疾，兔起鹘落，纵跃如飞，任你周淳是六合剑中能手，也分不出他的身法来。正在看

得出神之际，忽然松儿卖了一个破绽，使个仙鹤展翅的解数；鹤儿不敢怠慢，左手捏着剑

诀，右手使了一个长蛇入洞的解数，道一声着，如飞一般刺向松儿胸前。周淳看得清楚，以

为松儿这回定难招架，正在替他着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松儿也不收招用剑来接，脚微

垫处，顺架势起在空中，便了一个燕子穿云的解数，吱的一声，使了一个神鹰捉兔，斜飞下

来，一剑照着鹤儿背后刺去。鹤儿听见脑后风声，知道不好，急忙把身往前一伏，就势一

转，脊背卧地，脸朝天，来了一个颠倒醉八仙的解数，刚刚将松儿一剑避过，百忙中忽见一

样东西，朝脸上飞来。鹤儿喊了声来得好，脊背着地，一个鲤鱼打挺，横起斜飞出去七八尺

高下，左脚垫右脚，使一个燕子三抄水飞云纵的解数，两三垫已够到庭前桂枝，翻身坐在树

上喘息，说道：“师兄不害臊，打不过，还带使暗器的吗？”松儿笑答道：“哪个使暗器？

将才我纵到空中，恰好有一群雀儿飞过，被我随手刺了一个下来，从剑头上无意脱出，谁安

心用暗器打你。”

周淳从屋中出来一看，果然是一个死麻雀，被松儿竹剑刺在颈子的当中，不由暗暗惊

异，心想二人小小年纪，已有这般本领，幸喜自己持重，不曾吹牛现眼。这时鹤儿也从树上

下来，再三磨着周淳，叫他也来舞一回剑。周淳对他二人已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哪敢轻易动

手。后来被逼不过，才将自己的绝技五朵梅花穿云弩取出，试了一试。松、鹤二同因为醉道

人不许他们学暗器，看了周淳的绝技，便告诉周淳，要瞒着师父偷学，周淳只好答应，每日

尽心教授。又跟二童得了许多刺剑秘诀，不等拜师，先自练习起来。如这样过了十几天，周

淳猛然想起女儿轻云，曾说不久就来成都相会，自己从店房搬走时，又未留下话，恐怕她来

寻找不着，醉道人又说自己不久便遇明师，如果老是藏在庵中，只图避祸，何时才能遇着良

机，便同松、鹤二童说明，打算每日出外寻师访友，如果一连三日不回，便已发生事故，请

他二人设法，报与醉道人知道，求他为力。二童一一答应。

他吃罢午饭，别了二童，一人信步出了碧筠庵，也不进城，就在城外青阳宫武侯祠几个

有名庵观寺院，留心物色高人。有时也跑到望江楼上来歇歇腿，顺便进些饮食。如此又是数

日，依然一无所遇。有一天，走到城内自己从前住的店房，探问自从他搬走后，可有人前来

寻访？店小二答道：“一二日前，有一个年约五十岁的高大老头子，同一个红脸白眉的老和

尚，前来打听你老，我们见你老那日走得很忙，只当回转家乡，只得说你老搬走多日，不知

去向。我看那个客人脸上很带着失望的颜色，临走留下话，说是倘或周客人回来，你说峨眉

旧友现在已随白眉和尚往云雾山出家，叫他不必回转故乡了。问他姓名，他也不肯说，想是

你老的老朋友吧。”周淳又打探来人的身量打扮，知是李宁，只是猜不透为什么要出家？他

的女儿英琼，为何不在身旁？他叫自己不要去峨眉，想必毛太那厮已寻到那里，心中委决不

下，便打算过数日往峨眉一行，去看个动静。

他便敷衍店家几句，便告辞出来，走到街上，忽然看见前面围着一丛人，在那里吵闹。

他走近一看，只见一家店铺的街沿上，坐着一个瘦小枯干的老头儿，穿得很破烂，紧闭双

目，不发一言。

旁边的人，也有笑骂的，也有说闲话的。周淳便向一人问起究竟，才知道这个老头从清

早便跑到这家饭铺要酒要菜，吃了一个不亦乐乎，刚才趁店家一个不留神，便溜了出来。店

家早就疑心他是骗吃骗喝，猛然发觉他逃走，如何肯轻易放过。他刚走到门口，便追了出

来，正要拉他回来，不想一个不留神，把他穿的一件破大褂撕下半边来，这老头勃然大怒，

不但不承认是逃走，反要叫店家赔大褂，并且还说他是出来看热闹，怕店家不放心，故将他

的包袱留下。店家进去查看，果然有一个破旧包袱，起初以为不过包些破烂东西，谁想当着

众人打开一看，除了几两碎银子外，还有一串珍珠，有黄豆般大小，足足一百零八颗。于是

这老头格外有理了，他说店家不该小看人，我这样贵重的包袱，放在你店中，你怎能疑心我

是骗酒饭帐。我这件衣服，不珍珠还贵，如今被你们撕破，要不赔钱，我也不打官司，我就

在你这里上吊。众人劝也劝不好，谁打算进去，就跟谁拼命，非让店家赔衣服不可。

周淳听了，觉得非常希奇，拥进前去一看，忽见这老头穿得十分破烂，一脸的油泥，抱

这两只破鞋，脚后跟露在外面，又瘦又黑，身旁果然有一个小包袱，店家站在旁边，不住的

说好话，把脸急得通红。老头只是闭目不发一言，周淳越看越觉得希奇。

看店家那一份可怜神气，于心不忍，正打算开口劝说几句，那老头忽然睁眼，看见周

淳，说道：“你来了，我算计你该来了吗！”

周淳道：“你老人家为何跟他们生这么大的气？”老头说：“他们简直欺负苦了我，你

要是我的好徒弟，赶快替我拆他的瓦，烧他的房，听见了吗？”周淳听老头说话颠三倒四，

正在莫名其妙，旁边人一听老头那样的横，原来有这般一个阔徒弟。店家一听，格外着急，

正待向周淳分辨，老头已自将身形站起，把包袱往身旁一掖，说道：“你来了很好！如今交

给你吧，可是咱爷儿俩，不能落一般白吃的名，要放火烧房，你得先给完酒饭帐，我走

了！”说罢，扬长而去。

那老头说话，本来有点外乡口音，又是突如其来，说得又非常之快，周淳当时被他朦

住，等他走后，店家怕周淳真要烧房，还只是说好话，等到周淳醒悟过来，这时老头已走，

先头既没有否认不是老头徒弟，烧房虽是一句笑话，老头吃的酒饭钱，还是真不好意思不

给。好在周淳真有涵养，便放下一锭二两多重的银子，分开众人，往老头去路，拔步就追。

追了两条巷，也未曾追上。又随意在街上绕了几个圈，走到望江楼门口，觉得腹中有点饥

饿。打算进去用点酒食。他本来熟了的，刚一上楼，伙计刘大便迎上来道：“周客人，你来

了，请这儿坐罢。”周淳由刘大让到座头一看，只见桌上摆了一桌的酒菜，两付杯筷，有半

桌菜，已经吃得肴盘狼藉。那半桌菜，可是原封未动。以为刘大引错了座头，便问刘大道：

“这儿别人尚未吃完，另找一个座罢。”刘大道：“这酒食给你老留下的。”周淳道：“谁

给我留下的？”

刘大道：“是你老的老师。”周淳想起适才之事，不由气往上冲，便道：“谁是我的老

师？”刘大道：“你的教师，就是那个穷老头子。你老先别着急，要不我们也不敢这么办。

原来刚才我听人传说，后街有一个老头，要讹诈那里一个饭铺，刚巧我们这里饭已开过，我

便偷着去瞧热闹，正遇见你老在替你那位老师会酒帐，等到我已看完回来，你那老师已经在

我们这里要了许多酒菜，他说早饭不曾吃好，要等你老同来吃。他把菜吃了一半，吃喝得非

常之快，又吃得多，留了一半给你老来吃。他说，不能让心爱的徒儿吃剩菜。他要的菜，又

都是你老平时爱吃的，所以我更加相信。你老多年的老师，他吃完，你老还没有来，他说他

还有事，不能等你老，要先走一步，叫你老到慈云寺去寻他去，不见不散。我们因为刚才那

个饭铺拦他，差点没烧了房，我又亲眼见得你老对他那样恭敬，便让他走了，这大概没有错

罢？”周淳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又没法与他分说，没奈何只得叫刘大将酒菜拿去弄热，

随便吃了一些，喝了两杯酒，越想越有气。心想自己闯荡江湖数十年，今天凭空让人朦吃朦

喝，还说是自己老师。

在这时候，忽然楼梯腾腾乱响，把楼板震得乱颤，走上一个梢长大汉，紫面黄须，豹头

虎眼，穿着一身青衣袄裤。酒保正待上前让坐，那人一眼望见周淳，便直奔过来，大声冲着

周淳说道：“你就是那鹤儿周老三吗？”周淳见那人来的势急，又不测他的来意，不觉大

惊，酒杯一放，身微起处，已飞向窗沿，说道：“俺正是周某。我与你素昧平生，寻俺则

甚？”那人听了此言，哈哈笑道：“怪不得老头儿说你会飞，果然。俺不是寻你大架的，你

快些下来，我有话说。”周淳仔细看那人，虽然长得粗鲁，却带着一脸正色，知道无恶意，

便飞身下来，重复入座。那人便问周淳酒饭可曾用完，周淳本已吃得差不多，疑心那人要饮

酒，便道：“我已酒足饭饱，阁下如果要用，可叫酒保添些前来。”话未说完，正待想问那

人姓名时节，那人忽然站起身来，从腰间取出一锭银子，丢在桌子上，算是会酒帐。周淳正

待嫌逊，那人已慢慢凑近身旁，趁周淳一个不留神，将周淳手一拢，背在身上，飞步下楼，

好快的身法，饶你周淳是个惯家，也施展不开，被那人将两手脉门掏住，一发动弹不得，只

得一任那人背去。楼上的人，先前看那大汉上来，周淳飞向窗口，已自惊异。如今又见将人

背走，益发议论纷纭，都猜周淳是个飞贼，那大汉是办案的官人，如今将周淳背走，想必是

前去领赏。在这纷纭当儿，离周淳坐处不远，有一个文生秀士，冷笑两声，匆匆会罢酒帐，

下楼去了。----这且不提。

话说周淳被那大汉背在背上，又气又愧，自想闯荡江湖数十年，从未栽过筋斗，今天无

缘无故，被一个不知姓名的人轻轻巧巧的将他擒住，背在大街上乱跑，心中甚是难过。怎奈

身子已被来人扣住活穴，动转不得，只得看他背往哪里，只要一下地恢复自由，便可同他交

手。他正在胡思乱想，安大汉健步如飞，已奔出城外。周淳一看，正是往慈云寺的大道，暗

道不好。这时已到庙前树林，那大汉便将他放下，也不说话，冲着周淳直乐。周淳气恼万

分，但被那人扣了好一会脉门，周身麻木，下地后自己先活动了几步，一面留神看那大汉，

并物丝毫恶意。正待直问他为什么开这样的玩笑，只看眼前一亮，一道白光，面前站定一个

十八九岁的文生秀士，穿着一身白缎子的衣服。再看那大汉时，已是目定口呆，站在那里，

热汗直流，知是被那少年的点穴法点倒。

正要向那少年问询，忽听那少年说道：“我把你这个蠢驴，上楼都不会上，那楼梯震得

那样利害，震了你家老爷酒杯中一杯的土，你还敢承人不备，施展分筋错骨法，把人家背到

此地，真是不要脸。现在你有什么本事，只管使出来，不然你将莫怪我要羞辱于你。”大汉

听了少年这一番话，把两眼望着周淳，好似求助的样子。周淳看他脸上的汗，好似黄豆大一

般，往下直流，知道少年所点的穴，乃是一种独门功夫，要是时候长了，必受内伤。再说这

个大汉生得堂堂一表，艺业也很有根底，虽是和自己开玩笑，想其中必有原因。看他这样痛

苦，未免于心不忍，便向那少年说道：“此人虽然粗鲁，但是我等尚不知他是好人坏人，这

位英雄，何必同他一般见识呢！”他劝解一会，见那少年站在那里一言不发，以为是少年架

子大，心中好生不快。正待再为劝解，谁想近前一看，那少年也是目定口呆，站在那里，不

知何时，被人点了暗穴。再一看他的眼睛，还不如那大汉能够动转，知道自己决不能解救。

周淳内外功都到了上乘的人，先前被大汉暗算，原是遭了一个冷不防，像普通的点穴解救，

原不费事，便走到大汉身旁，照着他的胁下，用力击了一掌，那大汉已是缓醒过来，朝着周

淳，唱了一个喏。回头一眼看见少年站在那里，不由怒从心起，跑将过去，就是一腿。周淳

要拦，已经不及。那大汉外功甚好，这一脚，少说有及百斤力量，要是挨上，怕不骨断筋

折。那少年被人点住，不得动转，万万不能躲避。

在这间不容发的当儿，忽见少年身旁一晃，钻出一个老头儿，很不费事的，便将大汉的

脚接住。那大汉一见老头，便嚷道：“你叫我把姓周的背来，你跑到哪里去了？我差点被这

小王八蛋羞辱一场，你快躲开，等我踢他！”那老头道：“你别不要脸啦，你当人家好惹的

吗！不是我看他太狂，将他制住，你早栽了大跟头啦！”周淳这时看清这人，便是适才自己

替他还酒帐、冒充他的师父、骗吃骗喝的那个怪老头。一见他这般行动，便知不是等闲之

辈，连忙过来跪倒，尊称“师父在上，弟子周淳拜见”，老头道：“这会你不说我是骗酒吃

的了罢。你先别忙，我把这人治过来。”说罢，只向那少年肩头轻轻一拍，已自缓醒过来。

那少年满脸羞惭，略寻思间，忽然把口一张，一道白光飞将出来。周淳正在替老头担忧，只

见老头哈哈一笑，说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将手向上一绰，已将白光擒在手中。那

白光好似懂得人性，在老头手中，如一条蛇一般，只管屈伸不定，仿佛要脱手逃生的样子。

那少年见老头把剑光收去，对老头望了一望，叹了口气，回转身便走。怎奈走出不几步，老

头已在前面拦住去路。

走东也是老头拦住去路，走西也是老头拦住去路，心中万分焦躁，便道：“你把我点了

穴，又将我剑光收去，也就是了，何必苦苦追赶呢？”那老头道：“我同你初次见面，你就

下这种毒手，难道这时李元化那个奴才教你的吗？”少年听了此言，吓了一跳，知道老头必

有大来头，连忙转口央求道：“弟子因你老人家将我点了暗穴，又在人前羞辱于我，气忿不

过，一时糊涂，想把剑放起，将你老人家的头发削掉，遮遮面子，没想到冒犯了老前辈。家

师的清规极严，传剑的时节，非等万不得已，不准拿出来使用。自从下山，今天还是头一

次。这个瞒老前辈不过，可以验得出来的。”那老头把手中剑光看了一看，说道：“你的话

果然不假，念你初犯，饶是饶你，得罚你去替我办点事。因为我这二次出世，旧日用的那

些，死的死，隐的隐，我又不爱找这些老头子，还是你们年青气盛的人，办事爽快。”说

罢，便将剑光掷还了他。少年连忙一口答应道：“老前辈但有差遣，只要不背家师规矩，赴

汤蹈火，万死不辞。”那老头便对那少年耳边说了几句话，少年一一答应。

周淳这时已知道这大汉，便是日前初会毛太所救的那个妇女的丈夫陆地金龙魏青。只因

那日魏青回来，他妻子把周淳相救之言说了一遍，魏青自然是怒发千丈，定要寻找毛太与周

淳，谢恩报仇。找了多少天，也不曾相遇，无意中遇见那老头，起处也是跟他大开玩笑，后

来指点他，说周淳在望江楼饮酒，冤他说，你如好意去见他，他必不理你，于是传了魏青一

手分筋错骨法，教他把周淳背至林中。魏青本是浑人，便照老头所说的去做。趁这老头与那

少年说话之际，周淳问起究竟，魏青便把始末根由告诉周淳。周淳知道他浑，也不便怪他。

这时老头已把这少年领了回来，那少年同周淳便请问老头的姓名，那老头对少年道：“你如

回山，便对你师父说，嵩山少室的白老头问候，他就知道了。”

那少年一听此言，赶忙从新跪倒，拜首道：“你老人家就是五十年前江湖上人称神行无

影追云叟、东海三仙之一，又叫嵩山二老的白老剑侠么？弟子有眼不识泰山，望祈恕罪。”

那老头连忙含笑相扶，周淳这才知道老头便是醉道人所说的二老，重又跪请收录。老头道：

“你到处求师，人家都瞧不起你，不肯收录。我这个老头子，脾气特别。人家说不好，我偏

要说好。人家说不要，我偏要。特地引你两次，你又不肯来，这回我不收你了。”周淳忙

道：“师傅你老人家游戏三味，弟子肉眼凡胎，如何识得！你老人家可怜弟子这一番苦心

罢。”说完，叩头不止。老头哈哈大笑道：“逗你玩的！你看你那个可怜的样子！可是做我

的徒弟，得有一个条件，你可依得？”周淳道：“弟子蒙你老人家收列门墙，恩重如山，无

不遵命。”老头道：“我天性最爱吃酒，但是我又没有钱，这大年岁，不能跟醉道人一样，

去偷酒吃。早晚三顿酒，你得替我会帐，你可应得？”周淳知道老头爱开玩笑，便恭恭敬敬

答应起来，站在一旁侍立。又请教那少年姓氏，才知道他是髯仙李元化的得意弟子，名唤孙

南，于是问起赵燕儿的踪迹，知道现在甚为用功，再有三年，便可问世，心中非常替赵母高

兴。

孙南喜欢穿白，虽然出世不到两年，江湖上已有白侠的雅号。

大家正说话间，忽然林中哈哈一阵怪笑道：“老前辈说那个偷酒吃？”众人定眼一看，

从林内走出一个背朱红葫芦的道人，身后跟着一个女子，除魏青外，俱都认得是有名的剑仙

醉道人，便各上前相见。惟有周淳看见那个穿黑的女子，不由心中一跳，正待开口，那女子

已上前朝他拜倒。仔细看时，果然是他爱女轻云。问她为何迟到现在才来，轻云说是因在山

内炼一件法宝，在路上遇见醉师伯，知道爹爹同白祖师爷在此，所以一同前来，周淳又引她

见了祖师同众人，心想今日师父同醉道人等在此聚会，决非无因而至。正待趁言询问，只听

醉道人向追云叟道：“我们有这些位英雄剑客，足可与那秃驴一较高下了。听说智通叫秦朗

赴西藏采药之便，回来时绕道打箭炉，去请瘟神庙方丈粉面佛俞德，同飞天夜叉马觉，前来

帮他一膀之力。那马觉倒不当紧要，只是那粉面佛俞德炼就五毒追魂红云砂，十分利害。我

同老前辈虽不怕他们，小弟兄如何吃当得起？所以我等要下手，以速为妙，等到破了他的巢

穴，就是救兵到来，也无济于事，老前辈以为如何？”